

IND

一千八百五十五年玖月初一日第玖號

遐邇貫珍

香港英華書院印刷

英年月閏日歌訣

耶穌降生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日記

九月禮拜詳序

英年十二月

正月初一日 即甲寅十一月十三

英初二

其數同中原

二月初一日 三月十五

唐七月廿一

四六九十一

三月初一日 乙卯正月十三

英初九

卅日皆圓全

四月初一日 二月十五

唐七月廿八

餘月增一日

五月初一日 三月十六

英十六

此數亦易言

六月初一日 四月十七

唐八月初六

惟逢第二月

七月初一日 五月十八

英二十三

二十八日焉

八月初一日 六月十九

唐八月十三

四歲二月閏

九月初一日 七月二十

英三十

十月初一日 八月二十一

唐八月二十

第玖號目錄

近日雜報

英倫國史總畧

勦滅高蘭海賊捷報

因時感事序

肇慶府紅賊大畧

與公局論善後書

戒打白鴿票畧論

省城新報

京報

上海新文畧

歐羅巴新聞畧

熱氣理論 論冷熱表

續地理撮要終

天下火車路程論

On "Pigeon" gambling. (*By a Chinese*). p. 16.
 Monthly Report of Canton affairs;—Reviving trade;
 Damage done by the typhoon on the 22nd Ju-
 ly; Opening of the City gates; Continuance
 of Executions, and means used for the apprehen-
 sion of rebels; Victories over the insurgents in
 Kwang-se; Disturbances in various places. p. 17.

Extracts from the *Peking Gazette*, from June 11th to
 June 30th;—Degradation of the viceroy of
 Hoo-Kwang; Success of the rebels in Seang-
 yang; Execution of rebel-chiefs; Defeat of the
 rebels at Jaou-chow; and in Keang-se; help
 granted to the Imperialists, by the tutelary
 spirit of the city of Paou-Shan, &c. pp. 17—19.

Operations in the North against Pirates. p. 19.
 News from Europe;—Failure of the French and English
 attack on the Malakoff tower: Infernal ma-
 chines in the Baltic: Death of Lord Raglan;
 Pensions to his widow and son. p. 19

CHINESE SERIAL.

VOL. III. No. IX.

1st September, 1855.

INDEX OF CONTENTS.

- I.—ABSTRACT OF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ROMAN INVASION TO THE NORMAN CONQUEST.
 pp. 1—4.
- II.—A TREATISE ON HEAT. No II. THE THERMOMETER.
 (*Communicated*). pp. 4—8.
- III.—CHAPTERS ON GEOGRAPHY. THE HEADS OF POLITICAL
 GEOGRAPHY:—TERRITORIAL DIVISIONS, PO-
 PULATION, FORMS OF GOVERNMENT, RELIGIONS,
 CUSTOMS, OBJECTS OF CULTURE, MANUFAC-
 TURES, COMMERCE. pp. 8—12.
- IV.—RAILWAYS IN THE ORLD WAT THE END OF 1853.
 pp. 12—13.
- V.—CURRENT NEWS AND MISCELLANY.
 Destruction of Pirates at Kulan on the 4th August
 pp. 13, 14
 Position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Kong, and mea-
 sures to exterminate all connected with the
 rebellion taken by the Chinese gentry. pp. 41, 15,
 Suggestions advising a more lenient mode of proceeding
 addressed to the Chinese gentry. (*By a Chinese*)
 pp. 15, 16.

英倫國史總畧

華人所稱大英者，乃歐羅巴洲強大之國也。地本二大島，孤懸大西洋海中。在昔迤東一島，名曰不列顛，分爲二國，各有君長，歷代相侵。南曰英倫，北曰蘇格蘭。自明萬歷年間，英主薨而無嗣，蘇格蘭王英先王之戚也，英人奉以攝位。二國遂同歸統理，五傳後始合爲一國，國號大不列顛。至今南北二偏猶存故號。迤西一島，名曰阿爾蘭，在昔自爲一國。于宋朝孝宗年間，爲英所滅，歷代以爲附庸。至五十五年前，始收入大不列顛版圖。國主自號大不列顛與阿爾蘭王。今華人所稱爲大英者，卽昔之英倫、蘇格蘭、阿爾蘭是也。不列顛與歐羅巴洲佛郎西國相近，中有海腰相隔，舟行半日可達。佛郎西國古名牙里亞，民名牙里人，又別名格爾特人。大不列顛及阿爾蘭，諒必爲格爾特一部所開創者也。于阿爾蘭及英倫西偏，名曰威勒士，與蘇格蘭之邱陵居民尚操古格爾特土音。想此輩必爲始闢島者之苗裔也。然此尚無實據，因僻土野人未登民籍。至漢宣帝十三年，不列顛之事始有可考。當時羅馬大將由流該撒自牙里亞率

兵渡海侵伐不列顛。按該撒所記其居民悉爲夷人，多以獸皮爲衣，而赤體者亦復不少。習俗以色遍染其體，有如今日亞麥裏加之土番然。人皆強悍，所用兵器不外劍、鎗、棍等數事，用以抵禦羅馬敵人。此時不列顛人與歐羅巴北方諸國同事邪神偶像，立有祭司，以土音號之曰都羅咽。當天獻祭，每用巨石柱立成一圍，中有巨石以爲祭壇，嘗宰人以爲祭物。今于烏爾特省境內，還有壇址遺迹，甚是奇幻。都羅咽以橡木爲聖樹，又愛及橡樹之寄生枝，每見橡樹有寄生枝，卽開筵其下，此卽愛屋及鳥之意也。都羅咽鼓勵土人，力禦羅馬軍，歷一百年之久，尙未平服。及蘇敦尼將軍伐其橡木，毀其壇，挫其銳氣，卒之于耶穌降生後七十八年，卽東漢明帝之七年，羅馬大將由流亞機哥拉降服不列顛之南偏，以爲羅馬屬國。其北之蘇格人甚勇，能自固其圍，羅馬亦無可如何。且屢次入寇英倫，羅馬軍欲息其騷擾，乃于英之接壤，建一長垣，由東而西，直至疎威之河口而止。于是，不列顛人安于羅馬治下，約四百年，多習羅馬風化，而不忍離。後因羅馬國式微，外患日生，不能自顧，羅馬皇帝遂將戍守不

列顛之軍收回。蘇格人窺伺其隙，與兵侵伐，而不列顛人素不習戰，難以自護，故求救于日耳曼之薩索尼人。薩索尼人欣然來救，遂將蘇格人逐回。奏凱後，不回本國，欲將不列顛地據爲已有。于是，盡邀薩索尼各部渡海相助，不列顛人不能抗拒，遂歸其統轄。薩索尼一部號曰英吉利人，不列顛南偏既臣順于薩索尼，亦遂稱爲英吉利。如今英吉利、英倫、英蘭之稱謂，蓋本乎此。薩索尼諸部既據英倫，分爲七國，如周末列國小侯然。時相侵伐，至于耶穌降生八百二十七年，卽唐敬宗之十年，七國合爲一統，並歸于尼伯的治下，是爲英倫始王也。當羅馬治不列顛時，耶穌門徒入國傳道，民漸信從，撤偶像不拜，黜邪神不崇。及薩索尼人入據，將不列顛土人逐至西南二邊，因薩索尼人平素未沾化雨，故偶像復興，惡習汚遍國內。羅馬教王聞而憂之，于耶穌五百九十六年，遣教僧澳古事丁領教內兄弟四十人來英倫傳道。其時有根德侯妻者，佛蘭西王女也，素崇耶穌，乃喜接道師。澳古士丁與崇偶像之祭司辯論，邪不能勝正，祭司長大爲折服，棄假歸真。一日衆民咸集，侯與妻亦在焉，祭司長騎馬持鎗，

擇偶像中之最莊嚴者刺之。衆人爲之悚慄，以爲瀆犯神明，當必立見奇禍。孰料久之寂然，方知土木無靈，徒爲死物而已。于是聖道復著，薩索尼人漸被其化。及厄伯的中興，七國歸于一統。斯時境內，不復有偶像者矣。猗歟盛哉！獨怪羅馬不得聖道正傳，至薩人未免有偏信偏溺之處，誠爲可惜。按厄伯的幼時，曾就養就教于佛郎西國查利王宮內。查利爲當時之賢君，文武兼備，諸國名士咸樂觀光，謚曰元大。至今西國士庶，追仰不忘。當厄伯的在位時，其明文達禮，遠勝前侯，不謂國勢方興，而大患旋至。其患維何？卽歐羅巴北境野族，乃今之連國是也。率師劫掠海上，南境海濱，被其蹂躪。北族酋長，號曰海王，衆民每曰：海爲吾國，船爲吾家。是時始侵英國，歷二百年，寇抄不已。沿海居民，四處逃竄，田野荒蕪。厄伯的力爲堵禦，迨後子孫孱弱，北族時侵，民力疲困，若不聊生。至僖宗七年，有亞非烈者繼位，與連人構兵，共計水陸五十六戰。初，亞非烈屢敗，民多喪心，投降北族。亞非烈避難江湖，一日匿于牧牛者之家。牧者之妻適弄麵飽，因事外出，囑客代爲照料。不謂亞非烈心不在是，以至麵飽盡焦。牧者

妻歸，見而讓責，蓋猶未知其爲王也。亞非烈如此顛連，正如孟子所謂「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爲者歟」。迨後，各人不堪北族之苛刻，心懷舊君，故有復尋亞非烈而歸之者。用是再起義旗，歸從者日衆。亞非烈僞爲樂工，抱琴造連營，請奏伎侑酒。連酋喜之，留宿數日，因得縱觀虛實。後來進兵決戰，一鼓而敵勢盡推。連酋率衆歸降，皆領洗禮，稱信耶穌，復不拜偶像。如是，外患既平，亞非烈乃懇田勸農，招徠商旅，建置戰船，開學堂以施教化，立保約以弭盜賊。臨終囑其子曰：爾爲民之父母，當視民如赤子。凡鰥寡孤獨，最宜恤之。貧者惠之，弱者護之，事有不當，當竭心盡力以處之。雖居王位，猶須以國法自繩。如此，則上主必寵爾，上帝必賞爾。若有急事，必求帝助，乃得百事允臧。及亞非烈死，百姓如喪考妣，謚曰賢大。至今英人樂說其德，眞所謂「嗚呼！前王不忘」者。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亞非烈死于耶穌生後九百零一年，其子繼位，頗能繼志，再傳至亞鐵敦，其爲人也，仁勇兼存。西征北伐，威勒士之古不列顛人，與蘇格蘭之主王，咸稱臣

連運軍珍

服亞鐵敦自號不列顛王。當其時，北族再擾海濱，連王晏立率大軍侵伐英地。亞鐵敦帶兵拒之，兩軍對壘。連王倣亞非烈故事，抱瑟遊于英營。亞鐵敦喜其樂，而予以金。晏立出營，委金于地，被一卒在旁見之，疑而察細，乃知其為連王。此卒曾受晏立之恩，因思若即以此事報王，則是為負恩。若匿而不告，則又為負義。于是俟晏立遠去，然後詳報。諸將以其緩報縱仇，怒欲斬之。亞鐵敦曰：「不可，夫恩無不報，義也。知無不言，忠也。若殺忠義，其何以勸？遂赦而賞之。」亞鐵敦崩後，薩王懦弱，羅馬教督因以擅權，紀綱日壞。連人所降于亞非烈者，至是復起叛心，以為內應。至宋真宗末年，薩王咽門號曰鐵脊，與連王嘉訥立約，及身平分疆土。死後，仍歸一國。次年，咽門崩，嘉訥統有全國，性雖好勇，而立政頗有條理，英民安之。外國畏之，聲名洋溢于歐羅巴中。按傳所記，嘉訥之事甚詳，茲特節取其一二事，亦足以想見其為人。一日，嘉訥入禮拜堂中，忽動虛心，遂自怨自艾，將所戴王冕掛于十字架像上，至死之日，猶不服之。一日，朝臣獻媚，稱

意待潮水長時，王坐椅中，見水漸近，叱曰：「無禮之水，歟！汝豈不知朕之權大無對乎？今命汝勿來，免濡朕足。」不謂馮夷竟不聽命，未幾而白馬奔來，王因速退，指朝臣而責之曰：「爾等常以詞諛昧朕衷，致朕不自卑牧于上帝前，以自

取罪戾，皆爾等之咎也。」嘉訥在位一十九年，為之繼者有連王二，與嘉訥迥異。苛斂暴虐，英人不堪，遂逐之，欲復求薩王之裔。孰料其子孫式微，已不能繼先緒矣。即後入繼大統者，柔懦不振，受制于大臣，權歸于羅馬教師，卒而無子。大之中，有名夏律者，王之元舅也，民所仰望，素懷大志，遂自立為王。諸臣悅服，百姓歡欣。惟當時有北族之一種，歷代據佛郎西國諾曼的地，其公爵名威廉者，久懷取英之心。英先王在日常相與周旋，故每謂英王已立已為嗣。數年前，夏律遊海，船溺得救于諾曼的地，威廉拘之，見其素懷大志，恐後有不利于己，故使發誓待英王逝世，必奉已為君。今見夏律自立為王，赫然震怒，乃宣其背誓之罪，請于羅馬教王。教王以英邦封之，遂起傾國之師，渡海與夏律決戰。英民樂從夏律，二軍相與戰于英之南省薩塞離海不遠，自朝至于日中，兩軍

力戰不休，卒之夏律爲流矢中額而死。三軍大敗而逃，威廉得獲全勝是役也。薩索尼王已不復振，而英運亦從此維新矣。國歸威廉，號曰平國者，事在耶穌降生後一千零六十六年，即宋英宗之三年也。後事下月方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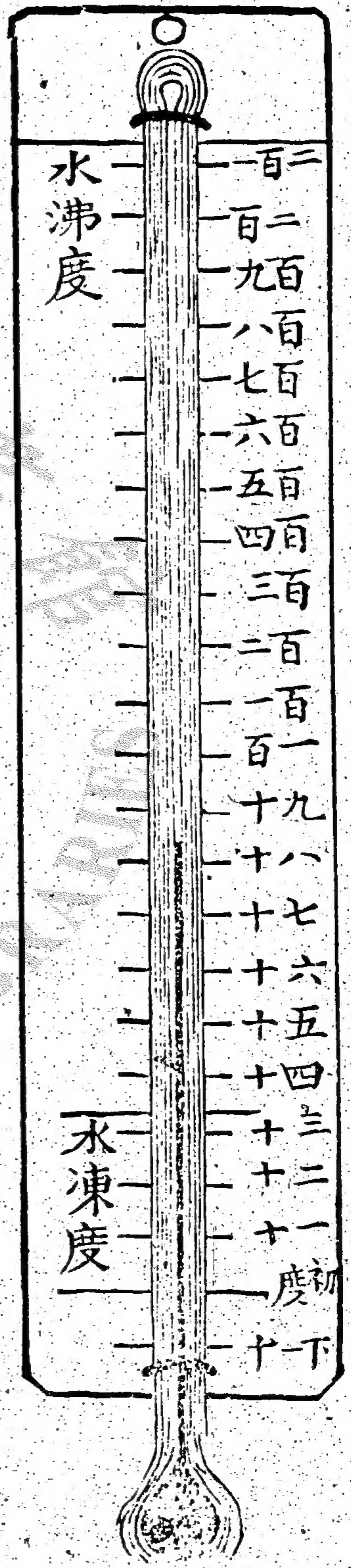
熱氣理論論冷熱表

且夫熱氣之通行於天地間，流通於萬物內，時序固有寒暑之分，而物熱亦有多少之異，是知熱之難齊者，必需一器以測之，而後熱氣之數乃有定形。泰西諸國於二百年前，創立一器，名曰冷熱表，或名寒暑針，用以度熱氣之數。卒之寒暑之候以形，物類之熱以著，無不適如其分量，以顯現於度數之間。蓋熱之在物，鮮有不生長之理也。以一物而言，其熱之分量固有定，即其熱之生長亦有定，但熱不可得而見，而生長之度有可見，是可即其生長之度，或大小與長短，便可知其分量之熱，或本多與本少矣。以兩物而言，相沾片時，必均同一熱，故以此物爲度別物之器，則別物熱之多少，可即此物大小長短之度，於彼此

學君子以廣生平聞所未聞者焉

且盈天地間皆物，造之者使各適其用，而用之者必各得其宜，是以欲宜乎物之性，以適乎冷熱表之用者，擇之不可以不精，約而計之，其要有二：一要其物爲熱生長時，不可勃然而興，必隱約而令人易見；二要其物，既欲用以度熱分，勿先爲熱所鎔化，蓋鎔化時，則物之長縮異常，而不合於測度也。茲考定質之金石等類，重流質之水類，輕流質之風氣類，其中可節取而適冷熱表之用者，惟重流質之水類而已。若以定質，則長縮微，而難窺其形狀；而輕流質，則長縮多，而不便於設施。惟重流質，則其機圓，而伸縮自如，其行活，而疾徐有準。若以之測氣化之寒暄，顯樞機於分寸，舍此則別無尤善者。故今所畫冷熱表式，載於玻璃管內，及下端空氈處者，祇重流質之水銀，或清酒，或油與水之類而已。其制法，以一玻璃管，首尾毫無闊狹之差，先將一端膠定玻璃物料，鎔之以火，而吹成空氈，次將一端管口，入以水銀，滿乎空氈，及於半管而止。後將燈火熱炙氈頭，令水銀受熱上升，升滿管內，將及管口時，即用吹筒向燈吹鎔管口，如

是則外之天氣不能入而內之水銀亦不能出也。最後用一平方之板上載玻璃管板管之間畫以分度懸於壁上則熱之多少可考分度而推測矣。前說作冷熱表惟節取於重流質誠為適用之至然其中尤為盡善盡美者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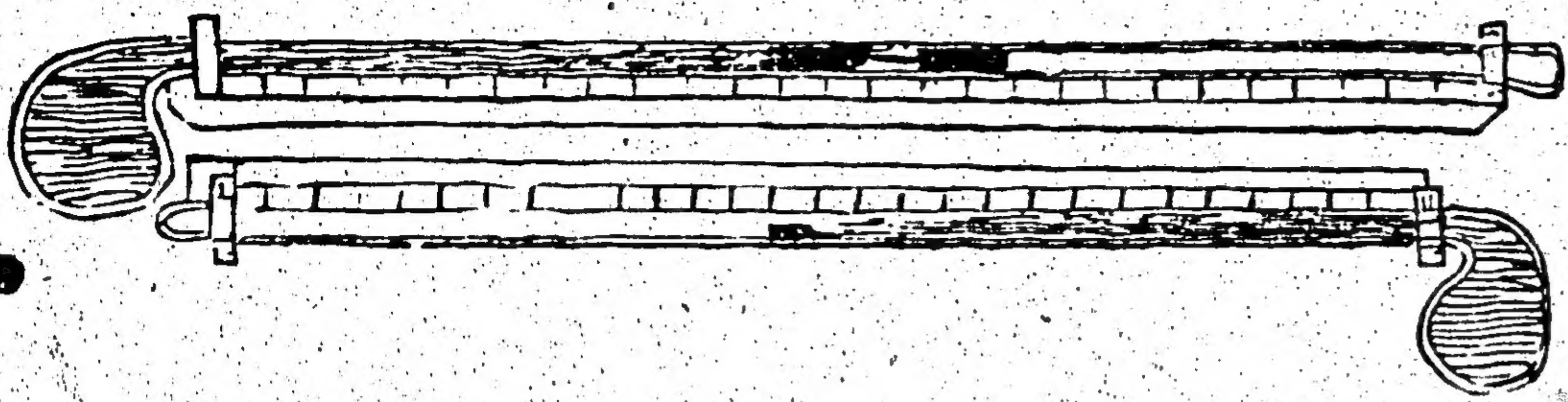
無若水銀蓋水銀較諸水類中沸騰固難而堅凍亦復不易若以清水而言鼎沸時之熱度與成冰時相較止約一百八十度之遠惟水銀沸騰之熱度與堅

凍時相較則約七百度之遙西國所用冷熱表雖各有不同之度數要皆以水沸水凍時為兩要關夫水凍之度當於水變為冰時或冰變為水時置管毬於水中管內水銀必向一定處而不升不降便可知某度為水凍之度更有水沸之度於水溫時置管毬於水中管內水銀必離原度而升於某度升至水沸時即指定其度斯後雖煎至水涸亦不升降可記其度為水沸之度矣今人常用之表惟日耳曼國花蘭奚所作之針度其法以水凍時為三十二度以水沸時為二百一十二度自初度上至水凍度為三十二由水凍上至水沸度中有一百八十度由初度上至水銀沸之度為六百四十四度由初度下至水銀堅凍度更有三十九度也然所謂初度者是始作冷熱表之人錯認為極冷之度今考冷熱度數而上下多有所未窮者故存而不改而仍以初字名之嗣後於初度下數乃書一下字別之

夫水銀冷熱表雖善測平常之熱分但於初度下近三十九度則必堅凍且觀其將堅凍時尚隔二三度之遠乃竟忽然而縮則此數度下均不適用矣且於

初度土至六百四十四度則水銀必沸而亦不適用故必於水銀外另尋別法以測上下冷熱之極也今欲度初度之下數必用清酒以酒之爲物無有能堅凍之者但其沸騰又爲最易若升至一百七十四度則必沸而不適用是宜於下而不宜於上焉是以西國達士更於尋常熱度外另設數法以測爐火熱度但恐中有缺處不得盡善未免所推之度小有懷疑古者用塑成磁罐爲火所凝雖至復冷必不再長乃於此時考之以爲火力微則縮少火力烈則縮多即據所縮之分爲火之熱度今創一器尤爲的用蓋用黑石或曰黑鉛此物似屬炭類中有稍小鐵屑塑之成管以火陶之極爲堅剛斯後鮮能爲烈火所變即將此管內載白金一條爲天下至難鎔之金類亦能漸次生長者其法先將白金適如管內空處大但小短於管中另用一黑石塑成之塞以塞管口塞外另設一板畫以分度乃觀塞旁之針所指板上之度則知管內白金生長幾何矣若生長一二分則塞必被內物推出一二分然一二分之二度又必先與冷熱表較定其所該之度幾何然後知白金生長幾何爐火之熱幾何也

又有一表名曰自記表即冷熱表變用之一法也此表能自記其冷熱度數不必勞人時時窺視可用以測人跡罕到之地與黑暗之中及海底之冷熱如所繪之圖是也夫圖中之表有二下表內用水銀載些鐵片水銀湧鐵升至至熱之度雖自復下而鐵片必不復下是能自記至熱之度也上表用清酒內和象牙骨一條兩頭大而中小若用以測冷熱酒降而骨亦隨之降惟酒升而骨則指定降度必不隨之升是能自記至冷之度此表名曰自記豈不誠然但一用之後若欲再用必持而累倒之加以輕擊其板使鐵與象骨復回水銀與清酒面上以爲再用可也



今將冷熱表所測之度臚列于左

引炭氣入壓氣筒而重壓

之則氣變為水若復開其

筒則又化為氣其氣極冷下二十四度

遠推天空星際處下五十八度

硫磺酸水堅凍下一十五度

半清酒半水合而堅凍下七度

北京仲冬得中之度上一十七度

合眾國之京師仲冬得中

之度上一十五度

水變成冰冰化為水上二十二度

佛蘭西京仲冬得中之度上三十六度

羅馬城內仲冬得中之度上四十二度

地球面得中之度

五十度

英倫境內仲夏得中之度六十一度

羅馬城仲夏得中之度七十七度

北京仲夏得中之度八十二度

赤道得中之度八十二度半

上海仲夏得中之度八十四度

極熱之候於陰影中得一百二十四度

清水沸時二百二十二度

鎔化鉛時六百零九度

鎔化白鉛六百五十八度

圍爐之熱無牽風箱者二千四百十一度

銅鎔時二千四百十八度

鐵鎔時三千四百七十九度

發冷藥物所成之冷下九十一度

近北極人跡已至處下六十度

水銀堅凍下三十九度

約推北極得中之度下二十三度

一分清酒三分水合而堅凍上七度

葡萄酒堅凍上二十度

拉比蘭國最北處每年得

中之度上三十二度

橄欖油堅凍上三十六度

英倫境內仲冬得中上三十八度

上海仲冬得中之度上三十八度

粵省仲冬得中之度五十七度

佛蘭西仲夏得中之度六十五度

合眾國京師仲夏得中

之度八十度

粵省仲夏得中之度八十四度

人身血熱之常度九十八度

清酒沸時一百七十四度

鎔化錫時四百四十一度

水銀沸時六百四十四度

當午物變紅色時九百八十度

銀鎔時三千二百三十三度

金鎔時三千五百九十九度

續地理撮要終

以事而推地理其論無窮蓋人事無不包括概而言之其大端有八一曰國勢二曰戶口三曰國政四曰教門五曰風俗六曰土產七曰技藝八曰貿易

所謂國勢者即地球各洲人所建立之邦國也上篇有說球面分五大洲此乃地之性質所居于中者約有一十萬萬人類分白黃黑玄銅五種而實皆爲上帝一家之弟兄其所以在地而建邦設都而各君其君各子其民者良有以也此不暇細述獨將各洲所屬國數而言之夫歐羅巴大國十六小國則有三十餘邦其中最廣闊者則爲俄羅斯最狹窄者則以大里之山

馬里諾西亞西亞乃五洲之最大者屬內之國不及歐羅巴之多而其大邦則有十二華夏稱巨擘焉而俄羅斯之屬于亞西亞洲內者則次之亞非裏加洲內地荒蕪居民鮮少國多沿海數約十邦其中著名者惟埃及耳亞麥裏加洲判分南北屬北洲者七邦花旗居其首領屬南洲者十二國澳大利亞洲所屬不以國稱皆名海島海島分東西南南三大都會在東曰南海羣島亦名波里尼西亞在西曰印度洋羣島亦名馬來西亞在南曰澳大利亞羣島每都會所屬島嶼甚繁難以枚舉

所謂戶口者國內之民居丁口也地理博士徧索諸國冊籍而核天下人類之多寡以定各國之興衰蓋治世民康物阜生齒日蕃而國勢昌盛當斯時也大抵二十五年間民數定多一倍若世之衰也鰥寡孤獨觸目窮民生息維艱閭閻患寡此天下古今一定之常理也所可惜者五洲之中司民籍者虛循具文所編失實故天下戶口之數難得其真按上所載居于地面者約一十萬萬人而華夏則已居三四萬萬之間天下各國實難與之比肩也

所謂國政者。各國之制度所由出也。夫天既生民。則莫不作之君。以司牧之。雖海中遠島。洲僻野部。皆有君臣上下之別。惟澳洲利亞土人。似無此體制。天下之最鄙陋賤夷者。卽此洲人也。考新舊二大洲諸國之體制。名分互有異同。亞西亞歐羅巴國。其大統。父傳子繼。世代相沿。但制度各有專尚。至政令皆出自一人。內有大臣以商其可否。外有百官有司。奉其令以致之于民。令出惟行。如有逆其令者。卽以犯法論。當其議道自己。稍有不當。大臣非不執簡而爭。然從違悉聽之君上。大臣亦置之無可如何。其君上號曰皇帝。此等制度。華夏俄羅斯國有之。至或國政亦爲君上主持。而有國會以協同贊理。使政柄不得自專。每一政出。必先與國會妥議。然後見之施行。如此則君民同在國法中。君必遵守國法。不能以苛政施民。民亦必恪守憲章。不得不悅服于上。夫所謂國會者。多分爲二院。一爲公侯院。乃世襲之公侯主之。一爲百姓院。乃百姓自擇其才全德備。品端行潔者主之。君上另擇大臣。以爲之監理其間。每有事務。二院商議妥當。然後懸之國門。此所謂公其政于國

中者也。此等制度。英吉利佛郎西等國有之。上所云之國政。其大統皆繼世以家天下。其名號則曰帝曰王曰君。此外別有邦國。在上者不得以爲世守。其或該王既崩。則于故家遺族中。選擇一人。或由庶民選舉有德者。以承繼大統。在北亞麥裏加合衆國。俗名花旗。乃三十餘大邦。分建爲國。每國有正統領一。副統領佐之。皆爲庶民所推舉者。以四年爲任滿。另有國會。分爲二院。惟國內無公侯伯子男之襲爵。主下院者。爲衆民所舉。以兩年爲滿。主上院者。則又爲下院所舉。且三十餘邦。共設一總統領。以專主會盟戰伐大事。另有總公會。分爲二院。主下院者。以二年爲任滿。主上院者。以六年爲任滿。皆爲三十餘邦子民所推舉者。其一切制度。與英吉利約畧相同。但其政柄則歸之庶民矣。如上所載。國政之同異。止概言之。若欲詳究。則在各國之紀內。至于諸政之得失。何者宜擇而從之。何者宜屏而去之。此非地理學所宜致辨。惟讀者善自思之。自可明會。余之叙此。不過欲以廣其見聞耳。所謂教門者。各國所宗主之道。如華夏之儒釋道。三教。歐羅巴諸國之皆宗

耶穌是也。上云：天既生民，則莫不作之君，以司牧之；且亦莫不作之師，以教化之，使之知所當知，行所當行，以正其心，以養其性，上循天理，下盡人倫。夫人事之最切要者，莫如教化之一道，其關係誠至重也。今生來生，所倚賴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至哉言乎！足以證教道之重也。又曰：攻乎異端，斯害也矣。可見道之真偽，不可不辨之于微也。或曰：各國風俗不同，則各國各從其教，斯可矣。然余則以爲人皆同類，教當同宗，合萬國爲一。天父之赤子，且爲元始考批二人之裔苗，本當崇信一道，方可敬迓。帝眷而集天休，至所云天作之師，匪異人任，自非。帝所挺生者，無以當此。于華夏則曰：儒教除儒而外，書非至聖之書，典盡不經之典，徒惑岐途，以自罹罪戾耳。于波斯土耳其等國，則曰：天作之師，惟摩哈麥而已。除信摩哈麥之經書，是逆上帝旨，而自取覆敗。于歐羅巴亞麥裏加諸國，則曰：天作之師，是爲耶穌，其道爲天下之達道，存于新舊二約全書，乃煌煌大訓，信者得永福，不信者得永禍。今地球諸國，各逞己教，自立門戶，紛紛不一，若不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何能分真偽，以端趨向乎？地理之學，于各國之下，必叙其教化，讀者于以擇善而同執之，庶可黜邪崇正，去危就安，豈不美哉。

所謂風俗者，各國之規矩習尚，人民之性情好樂也。如蒙古諸部，幕居養牧，羣畜，華夏女兒裹小雙足，男子長長指甲，印度夫死妻殉，女人穿鼻帶環，此等習俗，各國不同，要皆自行其是，正不得互相訕笑也。揆其由來，或由世俗相沿，或隨風氣變易，地理之學，于各國之風俗，必廣探而詳述之，俾讀者閉戶披書，而萬里外之遠地居民，其容貌衣服，飲食好惡，取舍淳漓，厚薄靡不一，一如在目前，知識日增，豈不快哉。

所謂土產者，五穀百菓，麻纒絲絮之類也，爲衣食之所關，正養民之大本。夫土產似屬地質，本當入地理二部之下，然亦皆由人工栽植，竭手胼足胝之力，使荒蕪瘠地，盡變爲沃土良園，土產因之以蕃庶。試以一國攷之，可類推焉。如華夏南北地土，有高低燥濕之不齊，而高燥者宜黍稷，低濕者宜杭稻，民食依焉。至樹桑養蠶，除江浙四川湖北外，餘省多不相宜。然植麻種棉，亦

各收其地利，以爲布帛之需。卽一國之土產如此，而天下地球全面，靡國不然。蓋上帝養育斯民，無所不備。至北邊冰地，南海諸島，人物亦莫不仰

被其恩。地理之學，陳載各國土產，俾人知讚誦造化生成之大德也。

所謂技藝者，百工之所作也。天下各國，所不能無，而所獨擅其巧者，則各有專長。如日本之漆器，華夏之磁器，大英之鐵器是也。在昔亞西亞諸國，技藝奇巧，馳名天下。然數百年以來，歐羅巴振興，亞西亞微弱。如今佛之漆器，甲于日本，英之磁器，甲于華夏。可見有國者，不可不日省月試，以勸百工，使之取法貴高，則效諸國，庶可補己之所未逮也。

所謂貿易者，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如農者以粟易械器，陶冶以其械器易粟，是也。上古之時，人心淳樸，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兩不爲厲。後世鑄錢定制，遂較錙銖，而貿易興焉。然其爲利甚溥，其爲用甚便，故遠方器物，異地土宜，皆可以阿堵致之。卽以華夏而論，凡蘇杭綢緞，閩浙醃奴，十八省中，皆資其用。推而遠之，雖天下萬國，其器用服物，莫

不如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也。爰是價值因時猜疑，頓息相交，以信時靡有爭。俾天下之人，雖異服異言，罔不迭爲賓主。眞所謂四海之內，皆爲兄弟，非虛語也。邇來西國設造火車火船，以爲懋遷貨賄之用，其便捷無以復加。萬望華夏及早取法，則于貿易大有裨益。并于附海諸省，多開港口，則華夏幸甚，天下幸甚。

以上所載，乃地理人事之大端。曾于七號已叙地面質勢，六號已述數學所推，合此三編，已畧載地理之綱領，誠爲國家之要務。讀者推其類以盡其餘，庶幾不出戶庭，亦足以悉知天下事，未始非格物致知之一助也。

天下火車路程論

在下火車與車路圖式，乃西國之最巧妙者也。創制始于數十年前，其利用與火輪船等，船則利于水，而車則利于陸。特火輪船近年陸續而來，唐人皆已目擊，而火車則難以運來，故唐人惟藉耳聞，尙未目見。茲將其利用之妙，畧約陳

之夫火車以輸貨載客傳郵爲用其創造時所費雖屬浩繁而有利於人物音書往來者實爲至便在車主固收其利於無窮在各人亦耗其資於有限以其載貨而言至慢者一個時辰可行百里以其傳郵而言至速者一個時辰亦可行二三百里至載客則遲速不一其便捷輕利世無以復加者也今將於癸丑

年底地球面所有火車路臚列於左

一合天下諸國火車路而計之有十萬一千九百六十七里在舊洲四萬六千七百八十五里在新洲五萬五千一百八十二里二所屬新洲之五萬五千一百八十二里合衆國着



五萬一千五百零二里大英之加拿他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班牙之古巴海島着一千零三十八里巴拿馬之士腰着九十里南亞麥裏加着一百七十二里○三所屬舊洲之四萬六千七百八十五里大英着二萬零一百七十一里比利時着一千五百三十八里俄羅斯着一千二百二十里瑞典着二百一十七里以大利着四百九十二里西班牙着一百七十三里亞非利加洲着七十二里亞西亞洲大英屬國印度着二百九十里以上所載亞麥裏加合衆國火車路較天下諸國尤多且長已成之路數有二百六十四於癸丑年底陸續告成另有一百三十四條共計如上所云有五萬一千五百零二里費用該銀五萬零八百五十八萬員如此足見合衆國之地廣而民富而且樂行義舉也

近日雜報

勦滅高蘭海賊捷報

六月十一日，近澳門海面，有益列火船護押華艇兩隻，艚船五隻，爲一幫賊船所截。火船主卽日抵港，報知辣拉御火船主。次日相與駛往高蘭，遙見賊船，遂尾其後。欲乘彎水深處，漸漸而進。賊知灣內水淺，火船無所能爲，自度退可以守，進可以攻，乃發大炮擲戰。于是辣拉回港，得花旗火船包了，但共事于十五日三點鐘，包了，但火船發小艇三隻，兵士一百，與辣拉益列二火船同往。夜向未艾，而已抵高蘭矣。次早五點鐘，各火船放下小艇，戰具整備，然後徐駛入灣。初到高蘭時，只見賊船一隻，以爲餘皆星散。及益列遙見彎頭有華艇一隻，卽駛向前。華艇愴惶揚帆欲走，辣拉船主發小艇二隻截之。益列追入港中，見有賊船三十六隻，惜乎所發之二艇不及助戰耳。火船到時，賊船正欲解纜揚帆，但錨釘未起，益列登時發炮，賊衆措手不及，無地自容。因初不知火船先發，小艇夾攻，故無旁慮。及小艇齊到，奮然爭先，早已逼近賊之船旁，而包了，但之二

小艇先奪賊之大船二隻，遂賊投海。于是餘艇雖小，亦莫不買其善勇奮臂爭先，所以一時奪得賊船五六隻之多。辣拉有一小艇，只帶水兵五人，及艇人數輩，亦能奪了賊之大船一隻。賊魁李亞輝之船，被辣拉與包了，但二船之舟所獲，其時有英水兵一人，躍身上船，用鎗射倒賊魁，賊婦四名投海而死。于是得了賊魁之船，其船中除火藥堡等而外，還有一百小桶英火藥云。此時被傷者，僅一少年花旗人，股上爲彈子所中耳。辣拉有小艇一隻，依在賊大船之旁，被火藥堡自上投下，幸不轟發，後被一賊婦背負嬰兒者，連投數堡，火焰盈舟，故艇人急脫身落水。內兩人被鎗刺死，一人受傷溺死，又一人被鎗刺者，乞援于其伙伴，其伴素善泅水，以手援之，同泅水中，被賊見之，卽以火藥堡中其頭顱。登時已失去所救之人矣。英火船主以五人駕一小艇，攻一大船，而却爲花旗艇早奪，繼登賊船，而船忽然轟破，當場死者三人，重傷者數人，有一重傷者，是夜方斃。聞說此船約有銀二十萬，賊黨共有千人，死者約過五百，獲其大小炮口共二百位，大船十隻，得逃脫者，只十六隻小船而已。惜乎二艇之不在，不然

追適其子

則當一網打盡矣。

因時感事序

日前有一友人對余道及時事，稱說近日有一肇府婦人，到港尋子，因其子曾作紅賊，逃在港中，鄉中公局押其父親以追緝其子，故此母來港欲尋子以救父云云。友人因詢余以大英事例，凡逃命在港者，大憲其許官兵來捕否。余答曰：我大英不知何者為善人，何者為惡人，歸斯受之而已。有如上年亂之初生，則良民來港避難，今日亂之既定，則惡人來港逃生，我大憲于人無所不容，皆以好生為念，斷不任官兵到捕也。余因思古者罪人不孥，豈反有罪及父親之理。公局諸公當不如是。友人遂出其所述肇府紅賊大畧文見示，余讀之大為嘆息，因欲作一善後論，以自抒已懷。適一友人到訪，袖出其與公局論善後書，歷陳七辨，誠為先得我心。茲將二友之文統刻于後，俾公局諸公或有可採，未始非生民之福也。

肇慶府紅賊大畧

現肇府各縣官員行文到該堡，覈各鄉紳耆，凡有兄弟子姪等，係做紅頭賊者，不拘老少，均要捉拿斬首。至其中為賊首者，罪加一等，定用凌遲碎割之刑。如有該犯逃匿遠方，仍要該處公局覈押其父兄房長，待捉獲其紅頭子弟，方得釋放。不然，仍將其父兄送官究治，並將該賊之家產物業、田園廬舍，盡行充公。倘該逆既無父母，又無妻子兄弟，其株累必然由親及疏。目今官府如此嚴核，斷無有漏網者。縱使該逆十年後方歸家，定要捉獲送官究治。茲自四月初旬，官兵既攻破九江，復用船直上肇城殺賊，加以各處團練兩岸夾攻，賊被殺死約有萬餘，而賊頭鯉魚仔之船約二三百號，奮戰得脫。由是直往廣西梧州府，適遇張敬修帶兵在肇府屬封川、德慶兩縣交界堵禦，兵少賊多，難以抵敵。逼着任賊逃竄，今賊匪孤弱，勢不能為。各處地方漸底平靖，此皆上帝有好生之德，不忍眾人之塗炭也。

與公局論善後書

嘗謂上天以生物為心，聖人以教養為事。古來妖氛初靖，除舊染而與維新，省

刑罰以定民志使愚夫愚婦安居樂業則羣黎戴而教化行天心合而邦本固矣然公局諸紳士每以此義爲迂謂水弱民玩火烈民畏于是嚴辦鄉愚多殺無辜因而目擊心傷不得不明辨其理夫子產以嚴治國乃執法懲奸非以殺聞也季康子患盜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夫子教其以善化民而做之曰焉用殺尙書曰殲厥渠魁協從罔治繹茲聖訓今之辦善後宜嚴宜恕理之宜辨者一也五刑分罪之輕重者也方今辦犯有死罪而無生罪豈罪皆同等無輕重情節之可哀矜者臯陶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古聖至言今獨異耶理之宜辨者二也苗民逆命大禹誓師苗民不卽恭大禹誕敷文德古聖王德威并用萬國咸寧今羣盜旣散局議善後懲創鄉愚一則曰當殺無赦再則曰搜除務盡若云恕其前惡許其從善羣則指爲容縱包庇以是而思大禹所爲是耶非耶理之宜辨者三也坑降卒屠城廓仁將所不爲謂其旣服不忍誅也今惡黨首犯盡竄湖廣剩茲蠢愚投戈荷鋤改邪歸正猶捕而戮之奚啻坑降卒屠城廓

原甚合宜然提權辦事之徒出于公舉者儘可得人出于投効者鮮不作做夫投効者爲利耶爲功耶抑爲忿耶三者有一鄉愚必受其害禍患相尋有必然矣紳士之可靠不可靠理之宜辨者五也勒令親屬交出匪黨勢所難已然賊四散遠竄以官兵勢力不能追獲彼親屬其奈之何況當時各村各賊無不各向親屬搔擾勒索今又從而嚴勒交出是亂亦禍不亂亦禍民何聊生理之宜辨者六也賊匪正兇旣成羣遠逃或投軍免罪而勢逼協從無知悞犯者日從而誅戮之非所謂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哉理之宜辨者七也于斯七者理有判然何辨之不早辨也吾因有感焉聖門之學無非爲仁西銘民胞物與深合夫子老安少懷之志蓋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殘害之夫乃剝肉捕瘡之輩也大禹下車泣罪仰體上帝好生之心伊尹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樂堯舜之道實出至性孟子論一天下斷以不嗜殺人歷覽聖賢心腸純是一個慈悲救世若教養無方刑殺是尙非聖門之學卽非治天下之大道也

戒打白鴿票畧論 此論是歸善縣少爺送來

語云賭近盜淫近殺蓋賭之爲患甚鉅且烈也然諸賭博之中爲患尤甚者莫如打白鴿票一事其法人人皆知茲不贅論獨論打此票之用字焉開此票者之出字均屬無定以無定測無定則其開者恒獲其利而打者罕得其財其或偶然打中其字不過千百中之一二人耳乃人之沉溺于中而罔知悔悟者不知凡幾亦竟甘受設局者之誘惑抑獨何哉今試將其患而約畧陳之蓋打此票者不論男婦老少不限多少錢銀皆得以爲之始也利令智昏欲一旦而致倉箱之富繼也事與願悖忽轉瞬而成囊橐之空甚至蕩產傾家往往如是廢時失業比比皆然夫民務正業世鮮澆風今此票盛行以開其微倖之心必廢其本分之業既虧行止復昧天君得財則酒色相尋比匪之傷不計失財則狗偷接踵犯法之罪何知且也投井懸梁隕命每因而起鬪牆反目操戈爲此而歟是可悲也爲之慨然余曾目擊心傷不忍旁觀坐視用敢略陳鄙語聊當規誡之誠倘蒙不棄斯言懇設革除之法使稂莠除而嘉禾可養積弊去而風俗可淳豈徒吏治賴以肅清即黎民實沾德澤矣

省城新報

本月所報亦無意外之事其佳音比前月更勝各處頭造豐稔因不遭風雨之患也近日各行俱興貨物充斥雖新茶未至而舊茶之爲賊所阻者已源源而來矣貿易再興之兆于此可見焉○月內天氣不和于六月初九日颶風大作飄蕩舟船壞屋數間死人數百花艇快艇華艇皆被風吹顛直流泊花地河邊多有爲風擊破者此番風勢誠多年所未有者也○六月二十日城門盡啟然譏察加嚴曾在城門內擒賊多名其中最著者有二監生焉一是香山何濟川一是黃埔何耀鑑俱已梟首正法○于六月初十日憲示凡有爲勢所迫與賊共事不久者若有人保結俱准赦免然天字馬頭每日所殺之數亦無大減滿城街衢盡貼逃犯名姓其形貌年歲一一註明此皆南海番禺順德三水諸縣衿衿所出凡有擒獲逃犯者賞銀自二十員以至數百員○右江道張捷報在廣西大勝賊匪在潯洲擒賊一千名惟有大黨賊匪自湖南省直至仁化樂昌聞說此賊在湖南曾爲官軍所敗者○目下番禺北參湖金溪二村未得平靖

殺傷官兵九名，擒獲鄉人十輩。廣州府郭與番禺縣李率兵七百前往平之。○現在恩平縣依然擾亂，客家殺本地，約有五六千人，大憲遣其附近五縣壯勇往勦云。

京報

四月二十七日，上諭湖廣總督楊霽前因武昌失守，降旨革職，乃自賊竄德安，節節退守，致逆匪復肆披猖，著卽革任，交官文差遣。○上諭西安將軍扎拉芬經朕命統兵，徑赴襄陽，四月十三等日，賊由平林市等處直犯隨州，扎拉芬迎勦於五里墩，殺賊千餘，逆匪愈殺愈多，該將軍身受鎗傷，猶復將賊擊退，旋因傷重，溘逝，殊堪憫惻。○旨逆賊李開芳等罪大惡極，現經僧格林沁擒解來京，著卽凌遲處死，以快人心。

四月二十八日，上諭陳啟邁奏攻勦饒州賊匪，大獲勝仗，收復郡城一摺，饒州賊匪自竄踞郡城以來，經吳錫光於三月廿八日督船進勦，石玉等四面合圍，逆匪突出五大勝，蜂擁而來，吳錫光開砲擊斃二百餘名，乘勢入城，逆匪分爲

七股，拚死巷戰，我兵亦分隊截擊，殺死一千，生擒一百餘匪，由東門逃竄，經胡應奎等帶領水師攔殺五百餘人，撲水死者四百餘，卽將郡城收復，着陳啟邁移師都昌，相機進勦，以清江境。

四月二十九日，上諭陳啟邁奏逆匪由興安竄入廣信，旋經克復一摺，江西興安縣地方於三月二十日逆匪萬餘，由安徽竄至，遂卽撲入，代理縣狄上林督兵攻擊，擒斬百數十人，當將縣城克復，餘匪竄至廣信，署上饒縣蔡中和嬰城固守，因大雨不能燃炮，被賊攻陷，蔡中和罵賊殉難，廣信知府袁泳錫帶兵馳至，二十三日賊分三股來撲，官軍奮力攻擊，殺賊數十名，二十六日賊敗後，官軍追殺千餘人，僞尙書范姓均被殲斃，二十七日晨，兵勇進攻袁泳錫率兵冲入，賊從東門墜水，死者無算，此股逆匪由婺源攻陷興安，廣信經羅澤南等率兵收復，辦理尙屬妥速。

五月初五日，江西巡撫陳啟邁奏攻勦饒州賊匪，大獲勝仗，收復郡城一摺。五月初六日，上諭向榮奏官軍水陸會勦，盡掃三山賊壘一摺，賊匪於四月十

三日竄江寧鎮。即時擊退。十六日官軍分路進剿。賊匪開炮抗拒。吳全美揮船奮力進攻。施放火箭。將賊壘哨樓延燒。陸軍乘勢上山。將賊焚斬殆盡。其山脚賊營亦經德安等燒燬。三山江面一律肅清。

五月初七日。上諭葉名琛奏匪徒闖入陽山縣城。旋即收復一摺。上年秋間。英德匪徒三次圍攻陽山縣。經縣官步霄擊退。嗣有另股賊匪抄截後路。闖入縣城。該縣督勇萬餘。攻殺斃賊無數。即將縣城克復。

五月十二日。江督怡良奏克復寶山縣城。默邀神佑。三年八月初七日。縣城失守。典史曹錫燭等糾約紳民。定期於二十日夜。設計收復。爾時忽見城上紅光照耀。有異香自城隍廟中出。恍有神靈往來。指揮勦賊之狀。于是逆胆頓禡。我軍勇氣百倍。一鼓而下。即請賜加封號。以答神庥。

五月十七日。上諭楊需奏勦賊獲勝。進攻德安。前孔廣順於四月廿九日。克復隨州。該匪敗竄於應山縣一帶。擄掠初八日。有賊三四千人。上竄劉富成帶兵迎剿。手刃賊目數名。追至河邊。斃賊七百餘。淹死者無算。我軍過河追殺四十

餘里。賊鋒已挫。

以上五月十二日京抄所載。寶山縣城城隍顯靈。實乃奇事。若非江督有意欺罔天子。則江督必爲庸人所欺。其所請賜封號。以答神庥。竊思各府州縣被賊占據城池者甚多。不知該處城隍可有減削爵號否耳。堪爲一笑。

上海新文畧

按上海新文紙所載。于六月十九日。有火船二隻。與大英二枝桅兵船。在上海解纜北土。欲剿除北邊海盜。其火船一名寶順。一名孔夫子。皆爲唐之大憲與花旗大英大商所購買者。以爲運餉入京。并緝捕海賊之用。從前寶順獨自開行。一日遇賊。以勢孤不敢與敵。此次二船同行。又得大英兵船相助。料必所向無敵。北邊海氛可從此永清也。前月已記廣東唐商購買火船。用以運貨。茲記唐憲又購買火船。用以運餉捕賊。此皆善舉。若能多行。則大有利益于華夏也。余日望之。

歐羅巴新聞畧

英八月二十六日，接到歐羅巴七月十一日新聞紙，畧云：前月所載英佛于西巴士多卜魯城，轟取俄之炮台二座，此乃一時快報，大半失實，茲特再詳言之。其始實獲外邊炮台一座，其裡面一座，名曰馬拉鴿，堅固異常，至七月十八日，英佛戮力攻擊，終不能下。英軍死與受傷者，共一千四百三十九人，佛軍死與受傷者，三千三百零八人，俄軍死而受傷者，三千九百六十一人。英佛軍退于外邊炮台左右，建壘守禦，未幾，即當再行進攻。○于波羅的海，英之大幫戰船，四處橫行，俄船不敢出口，但英船亦不敢抵岸，因各要處海邊，俄人于水底多藏暗器，俗名曰地獄器，若船觸之，器機轟發，船必受害，故此英船必先撈起，然後敢進。○于英六月二十八日，于歌羅美地，英之大將軍，以病去世，全軍縞素，大為傷心。事聞英國，皇后御筆親書，安慰其妻子，國會商議，每年恤其妻子約銀三千二百兩，襲其爵者，每年約俸銀六千四百兩，至三世方止。大英于臣之有功於國家者，其恩意之厚有如此。